



中国

皇帝全书

馆藏本

九州图书出版

太子刘劭

刘劭，字休远，生于元嘉三年（426）。他六岁时立为皇太子，十二岁出居东宫，纳黄门侍郎殷淳之女为妃，十三岁加元服。他好读史书，尤爱弓马武功，渐渐长成一个身材魁伟高大、相貌堂堂的男子汉。对他所要求的事，刘义隆也总是顺其意愿，有求必应。元嘉十七年，刘劭至京口拜扫祖陵，大将军彭城王刘义康、竟陵王刘诞、桂阳侯刘义融均跟从前往，司空江夏王刘义恭闻讯也自江都赶来相会，其场面、派头使少年刘劭的自尊心得到极大满足，也使他深切意识到自己地位的重要。

元嘉二十七年（450），雄心勃勃的刘义隆决意北伐，丹阳尹徐湛之、吏部尚书江湛几人积极支持，刘劭与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等众多大臣极力谏阻，都无济于事。结果北伐失利，北魏军长驱南下，建康城军民震惧，内外戒严。刘劭受命出镇石头城，总统水军。他激励抚慰将士，故军心稳定，士气高昂，使敌无可乘之隙。

一日，刘劭与群臣奉召入宫。原来，魏主拓跋焘向宋廷使者奉朝请田奇提出和亲请求，欲以女儿嫁给武陵王刘骏为妃，以刘义隆之女嫁给拓跋焘之孙。刘义隆召集群臣来商讨此事。刘劭与群臣皆以为大敌当前，如答应魏主和要求，北魏便可退兵，是一件大好事。只有江湛出来反对：“戎狄无亲，许之无益。”刘劭见他几次三番与自己作对，心中大怒，当即声色俱厉地斥责他一通。群臣出

门后，刘劭仍余怒未消，命车前持剑武士与左右狠狠殴打江湛，使其差点丧命。

刘义隆登石头城观望形势，面有愧色，刘劭乘机上言：“此次北伐失败，数州沦陷，只有杀江湛、徐湛之才可以谢天下。”刘义隆答：“北伐是我的主意，江、徐二臣只是未持异议而已，不能怪罪他们。”从此以后，刘劭与江湛、徐湛之不和。因刘义隆袒护江、徐二人，刘劭对此耿耿于怀，渐起弑父之心。

元嘉三十年（453）二月二十日，刘劭诈称皇上有诏，鲁秀谋反，要他率众入讨。他的心腹马上集合兵士二千余人，披甲执仗，全副武装，准备行动。

第二天拂晓，整个台城静寂无声，人们尚在熟睡，皇宫大门紧闭。刘劭全身戎装，外披入朝时所穿朱衣，登上画轮车，又呼萧斌与他共乘，带领一群仪从士兵，象平时上朝时一样，急奔皇宫。行至东宫西门——奉化门，派人传令召袁淑跟从进宫。袁淑经过三番五次催促，才慢吞吞来到刘劭车后。刘劭令他上车同行，见袁淑推辞不上，气得七窍冒火，喝令左右将其杀死，然后率队扬长而去。

东宫人马来台城东门——万春门，待门开之后，刘劭亲自向门卫展示伪造诏令，称：“受敕，有所收讨。”话音刚落，便带领人马直冲而入。按照制度，东宫部伍不得入台城，门卫见太子手持诏令强行突入，也不敢阻拦，眼睁睁看着一群人进宫而去。刘劭的心腹张

超之率数十人驰入云龙门及斋阁，拔刀径上合殿，杀死了皇帝刘义隆与徐湛之。

刘劭来到合殿中阁，得到报告，知父皇已死，大喜，马上出坐东堂。萧斌持刀立于身旁，呼中书舍人顾蟬。顾蟬吓得不知如何才好，半天才哆哆嗦嗦来到跟前，刘劭嫌他来得太慢，当即令人将其斩首。一部分宿卫将领说皇上被弑，忙率兵抵抗。左细仗主卜天与来不及披甲，执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战。他连向东堂放箭，几乎射中刘劭，后终被刘劭兵众砍死。其他宿卫将领也死的死、降的降，皇宫很快被刘劭占领。

此时的宫殿，死伤遍地，一片混乱。刘劭端坐东堂，面无表情。他冷冷下令，要左右速从东阁门入，杀潘淑妃及父皇刘义隆的亲信左右数十人。他感到，憋在胸中多年的这股气今天终于出了。随后，又派人召刘浚进台城。兄弟见面，刘劭告知说：“潘淑妃已被乱兵所害。”刘浚听了，并无悲恸之色，反而说道：“这是我早就希望的。”

刘劭怕夜长梦多，连忙准备即皇位。下令百官入宫，来者才数十人，大将军刘义恭、尚书令何尚之还是他假称圣旨骗入的。虽然人数少些，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刘劭马上举行即位仪式，下诏称徐湛之、江湛谋反杀死皇上，自己勒兵平乱。并下令改元太初。

成服之日，刘劭登殿，向父亲的灵位行礼，放声恸哭，不能自持。他博访公卿，询求治国之道，又宣布轻徭薄赋，减少游宴费用等，以笼络人心。

一日，刘劭料简父亲刘义隆收藏机密文件的巾箱及江湛家书疏，忽然被几件文书吸引住了。一件是王僧绰报告他夜里犒劳将士的上言，一件是王僧绰所查到的历代废太子诸王的典故。看着看着，刘劭不由惊出了一身冷汗。江湛、徐湛之、王僧绰等人是刘义隆的亲信，朝野皆知。但王僧绰与名声很差的江、徐二人相比，却大不相同。他好学，有思理，熟悉朝典，具大成之度，虽少年得志，

却从不以才能地位自傲，故深得人心。他又是刘劭的同母姐东阳公主的丈夫，所以刘劭很器重他，即位后任其为吏部尚书，专掌选官重任。没想到他也是废太子另立之谋的积极参与者，看来真不能轻易相信一个人哪！一想到此，刘劭的面部表情变得越发冷峻，立即下令：收捕杀死王僧绰！他又想起几位平时就很讨厌的王侯：长沙王刘瑾、桂阳侯刘覬、新渝侯刘玠、临川王刘铉，便诬其与王僧绰谋反，将他们杀死。他的三弟武陵王刘骏正率军在外，刘劭对他最不放心，便亲手写一密诏，令沈庆之带诏前去杀害刘骏。

不久，武陵王刘骏起兵讨伐刘劭的消息传到了京师建康。

南谯王刘义宣、雍州刺史臧质、司州刺史鲁爽举兵应刘骏，四方兵起，共同讨伐刘劭。这时，刘劭才知形势严峻，开始紧张起来，忙下令戒严，布置防卫。怕城内大臣逃奔刘骏，便将其全部聚于台城之中。又将江夏王刘义恭移到尚书下舍，刘义恭的儿子关在侍中下省，严加防守。

萧斌建议刘劭率水军迎敌，与刘骏军决战，不行的话，则保据梁山。江夏王刘义恭虽身在建康，明助刘劭，却伺机暗助刘骏、刘义宣等。他知道刘骏等起兵仓促，船舫陋小，不利于水战，便向刘劭献策说：“刘骏年少，未经军旅征战，又远道而来，军旅疲敝，我宜以逸待劳。今远山梁山，则京都空虚，如果随王刘诞从会稽乘虚而入，可能为患不浅。不如养精蓄锐，割弃南岸，栅断石头津，此为先朝旧法，不愁贼不破。”刘劭点头称善。萧斌急了，厉声道：“南中郎（武陵王刘骏当时为南中郎将、江州刺史）二十年少，能建如此大事，决不可轻视！沈庆之甚晓军事，柳元景、宗慤屡立战功，形势如此，实非小敌。只有趁人情未散，尚可决力一战，端坐台城，怎得长久！今主、相咸无战意，岂不是天要我败！”无奈刘劭主意已定，不听劝告，萧斌伤心告退。

柳元景率军来到新亭，依山筑垒扎营。刘劭的龙骧将军詹叔儿侦知柳元景军立足未稳，营垒未立，劝刘劭出城，刘劭不听。待他调兵遣将攻新亭时，新亭营垒已固。刘劭亲自登朱雀门督战，其将士在重赏之下，皆殊死搏战，眼看将要攻克敌垒，不知何故，鲁秀竟错击退鼓，将士顿时停止进攻，而柳元景军却乘势出击，刘劭将士溃不成军。刘劭重新组织余众，亲自攻垒，又被击败，死伤超过前战，士卒仓惶争赴死马涧，尸体塞涧，涧水溢出。刘劭亲手刀斩退兵，但兵败如山倒，根本无法阻止，只好狼狈逃回宫中。

眼看大势已去，刘劭所信赖的鲁秀、褚湛之、檀和之等也南奔投靠刘骏去了。此时，台城内人心离散，江夏王刘义恭单骑南奔，自东掖门出，于冶渚过淮。刘劭急派骑兵追讨，跟随刘义恭逃跑的有其佐史义故二千余人，几乎全被杀死，刘义恭逃免。刘劭大怒，杀刘义恭诸子。面对众叛亲离的局势，刘劭惶惧无计，只好求助于神灵。以犇迎蒋侯神像入宫，叩头乞恩，拜为大司马，封钟山王；又拜苏侯神为骠骑将军，要他们保佑自己打胜仗，消灭武陵王刘骏。

走投无路的刘劭闻知刘骏已至新亭，即皇位，又恨又怕。此时大军压境，刚投奔刘骏的鲁秀又充当了攻城的急先锋，募集勇士攻克朱雀航，由刘劭任命主持军事的王罗汉听说官军渡航，立即率部下投降，秦淮河沿岸的守兵全放仗逃奔，器仗鼓盖充塞道路。夜

里，刘劭闭守台城六门。城中已经混乱不堪，文武将吏争相逾城出降，刘劭已到了众叛亲离山穷水尽的地步。正在忙乱之中，左右赶来，告诉他萧斌也已率部投降了。刘浚送来急信，要他以船载宝货，从海路逃跑。刘劭读了，凄然一笑，摇了摇头。他知道，人心已失，逃也逃不掉了。

刘骏诸军攻入台城，被刘劭拘禁的七王号哭而出。刘劭不知如何是好，慌慌张张逃到武库的一口井中，藏了起来，被队副高禽抓获。刘劭战战兢兢问：“天子现在何处？”高禽答：“近在新亭。”来到殿前，臧质一见刘劭便放声恸哭。刘劭说：“我现今为天地所不容，丈人何为为我哭泣？”又问：“可否启奏天子，让我远徙？”臧质答：“主上自会有所安排。”于是绑缚刘劭，送出军门。来到牙下，刘劭据鞍四下顾望，江夏王刘义恭与诸王都到近前来看。刘义恭责问道：“我背逆归顺，有何大罪，就一下子杀我十二儿？”刘劭不敢正视刘义恭，低头答道：“杀诸弟，此事是我负阿父。”江湛的妻子庾氏看见刘劭，在车上指着他大骂不止，其他人也在一边责问他。刘劭气得厉声喊道：“你们不要再烦我了！”他所立的太子及另三个儿子被斩，接着，行刑士兵将他押赴刑场。临刑前，刘劭绝望地对天叹道：“没想到宗室一至于此。”卒年二十八岁。史籍对刘劭弑父自立的行为大加鞭挞，称其为“元凶”。

孝武帝刘骏

刘骏，字休龙，小字道民，宋文帝刘义隆第三子。生于元嘉七年（430）秋八月。六岁时，立为武陵王，食二千户。十岁，被任为湘州刺史，又先后任南豫州刺史、雍州刺史。元嘉二十五年（448），刘骏十九岁，改授徐州刺史。后任兖州刺史、江州刺史等。刘骏自幼不得父皇的宠爱，故一直被授以外职，未任京官。当太子刘劭伙同刘浚谋反，演出了一幕子杀父的丑剧时，他正在远离京师的五洲讨伐“蛮”人。由于他手握重兵，而且又是文帝刘义隆的第三子，不管是从实力上看，还是从兄弟次序来看，都是当时决定时局变化的重要人物。一日，军府典签董凶嗣从京师建康回来，向刘骏详细介绍了刘劭弑帝之事，刘骏不动声色，只让他把事情经过向诸僚佐宣告，以激起民愤，为起兵讨贼做准备。这时，大将沈庆之正好从巴水赶来，向刘骏请示讨“蛮”的用兵策略，听到刘劭弑帝之事后，便有保武陵王讨伐刘劭之意，他暗中对心腹讲：“刘劭所任用的萧斌，没什么能耐，象个妇人。死心为刘劭卖命的，不过三十人，其余都是被逼而屈服的，必不会为其所用。今日辅顺讨逆，不愁不成功。”一席话，鼓起了人们的义勇之气。

刘劭深知刘骏对他的威胁，密写手书，令沈庆之将其杀害。沈庆之来到军府门外，求见。刘骏已猜知其谋，非常害怕，派人到沈庆之说：“王有病，不能相见。”沈庆之不由分说，推门而入。见到刘骏后，出示刘劭手

书。刘骏见难以逃脱，不禁双泪横流，请求入内与母亲路淑媛诀别，然后一死。沈庆之见状，忙将自己欲保刘骏讨伐刘劭之意全盘托出，并说：“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当尽力相报，殿下为何如此信不过我。”刘骏听说，忙收泪起身再拜，说：“家国安危，皆在将军。”当下，二人计议已定，起兵讨伐刘劭、刘浚。沈庆之马上下令，内外勒兵，严阵以待。刘骏又倡议四方藩镇共同举义。一日，刘骏与众僚佐计议起兵之事，府主簿、刘骏心腹颜竣认为：“今四方未知义师之举，刘劭据有天府建康，若举义诸军首尾不能相应，则非常危险。宜待诸镇协谋之后再举事不迟。”沈庆之听罢，脸色一沉，厉声喝道：“今举大事，而黄头小儿皆得参预，怎能不败！宜斩其首！”刘骏见状，忙令颜竣向沈庆之的拜谢认错，沈庆之这才稍稍解怒，对颜竣说：“君只负责笔札之事吧。”刘骏当下决定，军事活动全由沈庆之负责。沈庆之为著名战将，多年来南征北伐，身经百战，智勇双全，在他的指挥下，几天时间里，举兵事宜全部准备停当。

刘骏正式宣布誓师举兵。刘骏率军来到他的大本营寻阳（今江西九江市）后，令颜竣移檄四方，历数刘劭之罪，号召四方举兵讨逆。州郡接檄文后，纷纷响应，四方兵起。南谯王刘义宣派臧质引兵至寻阳，与刘骏共同行动。四月，大将柳元景统宁朔将军薛安都等十二支军从湓口出发，接着，刘骏与沈庆之率军从寻阳浩浩荡荡直指建康。

刘骏大军声势浩大，一路上朝廷命官纷纷归降。自寻阳出兵以来，刘骏便重病在身，不能会见将佐，不论在陆路之室还是水路之舟，唯有心腹颜竣可以入见。颜竣忠心耿耿，将刘骏拥于膝上，精心照料起居。刘骏病势沉重，不能决事，凡内外军政大事需请示者，皆由颜竣决断答复，另外文教书檄之类也皆出自颜竣之手。行军途中，上至将帅，下至护卫甲士，皆不知刘骏病重，故军心稳定，士气高昂。

大将柳元景经验丰富，知所帅部队舟舰不坚，不利于水战，乃从陆上挺进，不久，大军至建康城外军事要冲新亭，依山筑垒。刘劭亲自督战，指挥水、步军合精兵万人，猛攻新亭。柳元景军人人上阵，奋勇杀敌，刘劭军败，狼狈逃归宫中。

接着，刘骏大军进驻新亭，刘骏正式即皇位，大赦。任命刘义恭为太尉、录尚书六条事、南徐州刺史，南谯王刘义宣为中书监、丞相、录尚书六条事、扬州刺史，随王刘诞为荆州刺史，臧质为江州刺史，沈庆之为领军将军，萧思话为尚书仆射等，讨伐刘劭有功者，一一加官封赏。五月初，大军攻克朱雀航，朝廷文武官吏纷纷争相出城投降，萧斌令所统帅队伍解甲归降。随即又攻克东府和台城，刘劭慌忙逃入武库井中，被队副高禽活捉。刘劭与四子均被杀。

刘浚帅左右数十人挟南平刘铄南逃，遇江夏王刘义恭，刘浚下马问：“南中郎（刘骏前为南中郎将）现在正干什么？”刘义恭答：“上已君临万国。”刘浚又自称小名问：“虎头来得不晚吧？”答：“怕是来得太晚了。”又问：“能不死吧？”答：“可诣行阙请罪。”问：“不知能赐一职自效否？”刘义恭见他如此愚狂不自量，心中觉得好笑，但仍一本正经地回答他：“这个嘛，可不好说呀。”然后勒马押其同归，途中将刘浚及三个儿子斩首。按照命令，刘昭、刘浚父子皆暴尸于市，枭首于朱雀航。二人的女儿及妾媵也于狱中赐死。刘

劭称帝时曾立其妃殷氏为皇后，故殷氏也被赐死狱中。对刘宋皇室父子兄弟之间的互相残杀，百姓中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遥望建康城，小江逆流萦，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

刘骏以讨伐弑君、弑父的刘劭、刘浚为名起兵，平定祸乱，荣登了皇帝宝座，又赢得了“忠”、“孝”的好名声。然而，这位刚刚登极的皇帝回顾起兵、登极的过程，刘骏深深懂得：正是由于自己在皇室中的地位，才得到诸王与将领们的拥戴，才有一呼百应的号召力。难道别人不会利用皇弟、皇叔的身份起兵把自己赶下台吗？这一危险理所当然地存在着。而叔叔刘义宣就是目前对皇位最有威胁的人物。

刘义宣是宋武帝刘裕第六子，生而舌短，口齿不清，故羞于在人前讲话，也不得父亲的喜爱。初封竟陵王，后改封南谯王。刘裕因荆州地处长江上游，地广兵强，是直接影响全国形势的军事重镇，临终时，遗诏要诸子轮流镇守。文帝刘义隆就是从荆州刺史任上被迎入建康继帝位的。平定谢晦之乱后，彭城王刘义康任荆州刺史，刘义康进京任宰相后，五弟江夏王刘义恭继任。因临川王刘义庆在宗室中很有威望，其父临川武烈王有大功于社稷，所以刘义恭之后又以刘义庆继任。其后便应是刘义宣，文帝刘义隆嫌刘义宣人才平庸，不堪居上流重镇，而以七弟衡阳王刘义季代刘义庆。因会稽公主常为刘义宣说情，刘义隆经过长时间犹豫后，终于在元嘉二十一年（444）任命刘义宣为荆州刺史。太子刘劭弑君父自立，刘骏在江州起兵，刘义宣起兵响应，在讨伐刘劭的活动中功劳最著。

刘骏对六叔刘义宣很不放心，不愿让他久居荆州。于是，即位不久，便下诏：改封刘义宣为南郡王，立刘义宣次子刘恺为南谯王，内调刘义宣为丞相、扬州刺史。刘义宣在荆州十年，财富兵强，不愿进京，上表固辞扬州刺史和次子刘恺的王爵，刘骏无奈，只

好另任命刘义宣为荆、湘二州刺史，刘恺为宜阳县王。刘义宣自认为诛讨刘劭立有大功，又身为皇叔，因此骄恣不羁，独断专行，根本不把年轻的皇帝放在眼里，不管有什么要求，一定都要皇上满足自己。朝廷所下制度，凡是他不同意的，全不遵承。对刘义宣的所作所为，刘骏虽非常不满，但也只好暂且忍耐。

江州刺史臧质是武敬臧皇后之侄，自以为是世上难得的人才，足为一世英雄，故暗怀逆志。刘劭之乱时，他认为时机已到，欲推奉庸暗易制的刘义宣，待事成之后再将其颠覆，自己独掌朝政。由于刘义宣已奉刘骏为主，所以其谋未能得逞。在平定刘劭之乱中，臧质也立下大功，因此便居功自傲，自以为年长于刘骏，又是长辈，对刚即位的刘骏很是不恭，州府之政刑庆赏概不咨禀。他听说刘骏荒淫无道，奸淫刘义宣的几个女儿，引得刘义宣切齿痛恨后，认为时机已到，劝刘义宣举兵反。刘义宣的几个腹心将佐也有富贵之心，希望依靠臧质的武力威名成就自己，所以纷纷劝刘义宣同意臧质之计。刘义宣觉得自己的儿子娶了臧质之女为妻，两家为儿女亲家，将来臧质不会与自己背道而驰，所以很放心，同意举兵起事。孝建元年（454）正月，刘义宣派人秘密赶往寿阳（今安徽寿县）邀南豫州刺史鲁爽于当年秋天共同举兵。鲁爽有勇力，作战勇猛，但嗜酒如命，使者到时，他已喝得酩酊大醉，糊糊涂涂地当日就举兵反叛。二月，刘义宣听说鲁爽已反，与臧质仓惶起兵，并上表，称皇上听信小人谗言，今举兵诛君侧之恶。

刘骏接到刘义宣的上表，只觉眼前一阵发黑，想到刘义宣兼统荆、江、兖、豫四州兵力，威震天下，慌得不知如何是好，想奉所用乘輿法物前去迎接。竟陵王刘诞听说，连忙劝阻说：“怎能将此座轻易交给别人！”由于刘诞的坚决反对，刘骏只好作罢，待惊魂稍定，便连忙派兵遣将，准备迎敌。

大将沈庆之在小岷（今安徽合肥市东）督诸将与鲁爽交战。交战前，鲁爽又喝得烂醉，薛安都见状，跃马挺枪，大喝一声，把鲁爽挑于马下，鲁爽的部众奔散而逃。沈庆之一鼓作气，攻克寿阳，解除了叛军在北方对朝廷的威胁。刘骏又派大将柳元景、王玄谟等率水陆大军在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梁山（今安徽当涂县西南）一带与刘义宣、臧质军进行决战。经过激战，叛军大败。六月，臧质逃到武昌，在南湖被追兵杀死，子孙皆被斩。刘义宣带领十几个人狼狈逃回江陵，被活捉，关押在荆州狱中，刘义宣沮丧地坐在狱中地上，叹道：“臧质老奴误我！”

平定刘义宣、臧质之乱后，刘骏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然而，从这件事中，他更加看清了威胁自己皇位稳固的，主要在皇室内，因此，更加密切监视叔、弟们的一举一动，对他们的制裁也愈加严厉无情。

刘骏的十弟、武昌王刘浑，在平定刘义宣之乱后被任为雍州刺史。刘浑年轻，只有十六岁，游戏无度，与左右作檄文，自号“楚王”，改元永光，备置百官，以此取乐。长史将其事迹封呈给朝廷。刘骏一见，不由得怒火中烧，下令：刘浑废为庶人，徙往始安郡（治始安，今广西桂林）。刘骏犹觉不解恨，又派人狠狠责备刘浑，逼令他自杀才算完事。

为了削弱和制约王侯，刘骏欲制定一个裁损王侯权力的条例。江夏王刘义恭揣知其意，与竟陵王刘诞上奏，建议裁损王侯车服、器用、乐舞制度，一共九条。刘骏看了并不满意，暗示有司上奏，增为二十四条。主要有：听事不得南面而坐；内史、相及封内官长止称下官，不得称臣；罢官则不复追敬等等。

在诸王侯中，刘骏最不放心的的是六弟竟陵王刘诞。刘诞待人宽而有礼，与刘骏的荒淫无度形成鲜明对比。平定刘劭之乱时，刘诞在会稽举兵，在东线进攻京师，立下大功。刘义宣反叛时，他又坚决反对刘骏奉乘輿法

物迎刘义宣，其镇定自若的大将风度为人所称道。所以朝野人心暗中归向于他。刘诞又多聚才力之士，广蓄精甲利兵，势力大增。刘骏对他的名望和势力感到害怕，对刘诞在兄弟中的次序也觉不放心：当时四弟刘铄已死，五弟刘绍出继给刘义真，刘骏之下便是刘诞了。因此，刘骏对刘诞既畏惧又猜忌，不愿让他居中央掌权，派其出镇京口（今江苏镇江），仍嫌京口离建康太近，又派他镇守广陵（今江苏扬州），任南兖州刺史。

刘诞知刘骏猜忌自己，暗地里作自卫准备。大明三年（459），北魏南侵，刘诞在广陵修治城池，聚蓄粮草。这时，民间纷纷谣传刘诞将反，吴郡人刘成上书，诬告刘诞私修舆法物，有篡位之心。刘骏接报，正触动了他的一块心病，于是不问青红皂白，派兵前去偷袭，捉拿刘诞。刘诞闻讯，据城举兵反。消息传到建康，刘骏马上宣布内外戒严，派身经百战的大将沈庆之统兵讨伐刘诞，并亲自帅禁卫兵驻扎宣武堂。沈庆之率大军包围广陵城后，刘骏怕刘诞逃奔北魏，忙派人命沈庆之断其逃路；又派人命沈庆之在广陵城西南准备三堆烽火，若攻克外城，举一烽；攻克内城，举两烽；擒刘诞，举三烽。其诏书一封接着一封，督促沈庆之快速行动。这时，下起了大雨，无法攻城，至七月，城仍未攻下，刘骏大怒，命太史择日，要亲自过江讨伐刘诞，经江夏王刘义恭再三谏阻才改变主意。

在刘骏的再三严厉督促下，沈庆之身先士卒率众攻城，城破后，斩刘诞，其母与妻子皆自杀。刘骏听说攻克广陵，兴奋异常，出宣阳门，下令要左右齐呼万岁。众人遵命欢呼，只有侍中蔡兴宗面色严肃，一言不发。刘骏见蔡兴宗竟敢违抗他的命令，问：“卿为何不呼？”蔡兴宗正色答道：“陛下今日正应涕泣行诛，岂可以皆称万岁！”刘骏听了，很不高兴，但又对蔡兴宗这样一个正人君子无可奈何。

为发泄余愤，报复广陵城居民，刘骏命令沈庆之：城内士民不论大小全部杀掉。沈庆之请求保留五尺以下的男子，其余男子皆死，女子作军赏，赐给作战有功的将领充当奴婢。这样，死者仍有三千多人。刘骏又命将死者首级聚在石头城南岸陈列，以作观赏，侍中沈怀文谏阻，但他一概不听。

刘骏即位之初，其父文帝刘义隆刚被太子杀害不久，按当时的风俗，应为父守丧三年。这三年当中，生活要节俭清苦，不少人在守丧期极少吃喝，穿着破衣烂衫，有的竟严重损坏了身体健康。人们将这种行为称之为“孝行”。刘骏本性奢华，在即位初的三年中，只好暂且忍耐，待三年之丧一除，便马上公开尽情享乐，多所兴造。自东晋创建以来，宫室比较简陋，朝廷举行宴会的地方，只有东西二堂，晋孝武帝末年，才兴建了清暑殿。刘裕建立宋朝后，宫殿建筑一切如旧，无一增改。刘骏称帝，开始大兴土木，建造宫室。江南已故皇帝所居的宫殿被称为阴室，供收藏御服。刘骏将刘裕的阴室毁掉，重建玉烛殿。颜竣自以为是藩朝旧臣，又深得皇上信任，有责任规劝皇上廉洁为政，所以多次恳切谏诤，无所回避，引得刘骏心中不快，也并不听从他的劝告。颜竣见多次谏诤无效，心中忧虑，开始怀疑皇上是否还信任自己。为了试探皇上，他请求出京任职。在他看来，以自己 and 皇上的关系，理应永居朝中掌权，如果皇上不答应自己的请求，便是依旧信任自己，如果真的放任外职，便是有意疏远自己。不久，刘骏下诏，任颜竣为东扬州刺史，颜竣接到委任，心中非常害怕。刚到州上任，颜竣母亲去世，刘骏允许其送丧回京。颜竣有时与亲朋旧友交谈，常流露出一不满的情绪，对皇上多有怨言，有时还议论朝政得失。王僧达临死前告了他一状，将他的怨言上报朝廷。刘骏见报马上要御史中丞庾徽之上奏弹劾颜竣。接庾徽之上奏后，刘骏尚未想马上治颜竣死罪，只打算暂且只免官而已。这一次报

复把颜竣吓得整日惶恐不安，频频上书谢罪，请求皇上饶其性命。这一来更加激怒了刘骏，他下诏恶狠狠地斥责颜竣：“宪司所奏你的罪过，辜负了我昔日对你的期望，你受我荣遇，竟然讪讪怨愤，现又过分思虑烦恼，惧怕自家性命，这哪里是臣下事上之诚节呢！”后来，刘骏派大将沈庆之围攻讨伐竟陵王刘诞时，又趁机让御史中丞上奏，诬陷颜竣与刘诞通谋，将颜竣收付廷尉。颜竣在狱中受尽折磨，被打折双足，后于狱中赐死。根据刘骏旨意，宽免颜竣的妻子与孩子，远徙交州。在徙往交州的路上，押送人员又遵从刘骏旨意，将颜竣之子辟强等男口沉入湖中淹死。

刘骏杀颜竣，是想杀一儆百，吓住身边那些敢于谏诤的大臣。不久，他又借故杀死了周朗。侍中沈怀文曾数次直谏，刘骏对他早就不满。他想到沈怀文平常与颜竣、周朗友善，便故意对沈怀文讲：“颜竣若知我会杀了他，也不敢如此。”沈怀文听了，默不作答。侍中王彧在闲谈中称赞颜竣、周朗为难得的人才，沈怀文在场，也表示赞同，这话传到刘骏耳中，他对沈怀文更加怀恨心。一日，刘骏出外射雉鸡，兴致正浓时，突然一阵风雨袭来。沈怀文与王彧、江智渊约好进谏，请驾回宫。他们被召入雉场后，沈怀文先大胆劝阻说：“风雨如此之大，圣上不宜在此久留。”王彧接着进言：“怀文所启，宜从。”江智渊还未来得及张口，刘骏已勃然变色，怒冲冲地瞅着手中的弩说：“你们是想学颜竣吗？怎么就恒知人事！”见众人吓得不敢吱声，又恨恨地说：“颜竣小子，我恨不得先鞭其面！”

对待群臣，刘骏皆视为仆隶一般。狎侮众臣成为他的一大爱好，除太宰刘义恭之外，人人不免受其秽辱。金紫光禄大夫王玄谟是先朝老臣，为太原人，被称呼为“老伧”；尚书仆射刘秀之为“老慳”；颜师伯牙齿长露在唇外，就称其为“髡”；其余大臣视其短长肥瘦皆给起上绰号。黄门侍郎宗录秀身体肥胖，

拜起动作不便，每次集会时，刘骏都故意多次赐与东西，让他一次又一次地跪接谢恩，看他那笨拙的动作以取乐。每次宴会，一定得让群臣喝得酩酊大醉，又让他们互相嘲谑为戏。沈怀文平时便不爱饮酒，又不好戏谑调笑，刘骏见他竟敢违背自己的旨意，很不高兴，认为他是故意与自己作对。谢庄曾私下劝沈怀文随和一些以取悦皇上，避免灾祸。沈怀文说：“我从小就如此，怎能一下子就改过来？不是我想与众不同，而是本性就是这样。”后来，刘骏让沈怀文出任晋安王刘子勋征虏长史，领广陵太守。沈怀文入京赴元正朝会，事毕本应马上回州府，因女儿生病请求延期几天，被有司控告，因而免官，禁锢十年。刘骏又听到报告，沈怀文正在卖掉在京师的住宅，打算回老家吴兴居住，不禁勃然大怒，下令将其收付廷尉。赐死。沈怀文的三个儿子哀哭为父亲请命，见者莫不伤心。柳元景欲救沈怀文，又不敢明说，见沈怀文并无罪过便被关押并将要处死，故委婉地对刘骏说：“沈怀文三子正处于涂炭之中，惨不忍睹，愿陛下速正其罪。”他认为若正其罪，沈怀文则不至于死，没想到刘骏并不听从劝告，很快将沈怀文杀死了。

刘骏对朝中的正人君子严加迫害，对一部分出身微贱的心腹耳目却极其信任，言听计从。戴法兴、戴明宝、蔡闲三人是刘骏江州刺史时的典籤，又同随刘骏举兵讨伐刘劭，刘骏即帝位后，任用三人为御史台侍御史兼中书通事舍人。中书通事舍人掌呈奏案，又掌诏命，在南朝时是掌握中央实权的官员，多由皇帝亲信的、出身寒人又晓习文法者担任。刘骏亲览朝政，不任用官高望重的大臣，而是重用庶族寒门出身的官吏，以加强皇权。除戴法兴等三人外，当时被视为“人士之末”的巢尚之，也被任为中书通事舍人。凡是选官授职、诛伐赏赐等重大决定，刘骏都要和戴法兴、巢尚之商量而后决定，宫廷内外杂事多委任戴明宝负责。刘骏性情暴烈，又无容

人之量，常因小过而诛杀大臣，巢尚之总是从中多加解释，使不少人幸免一死，所以深得众臣信赖。但戴法兴、戴明宝却借执掌中枢大权、靠近皇上之便，营私舞弊，多纳贿赂。凡他们推荐的官员，刘骏无不批准，因此二人权势日盛，天下幅凑，门外成市，家产累千金。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刘骏概不追究，听之任之。有时一高兴，对他所宠信的嬖妾佞臣，大加赏赐，甚至倾府藏所有也毫不犹豫，在所不惜。

到了晚年，刘骏又特别贪财。他见担任地方长官的刺史、郡太守之类的官员，每到罢任之时，都带回丰厚的还资，这种还资中，既有金银财宝，又有地方特产，非常诱人。刘骏便令罢任的地方官奉献还资，逐渐形成了一种制度，凡罢任的地方官都要上交还资的一半或者更多的部分。因此，地方官们每到一地任职，无不尽力搜括民财，一来可以增加私财，二来可以多向皇上奉献，以取悦皇上，争得进一步升官发财的机会。对地方官的奉献，刘骏还感到不满足，常使用一种称为“樗蒲”的赌博方式与大臣们玩耍。每当这时，刘骏便兴致勃勃，精神百倍，直玩到官员们钱袋子底朝天才肯罢休。侍中颜师伯因善于拍马谄佞而得到刘骏的信任。他曾任青、冀二州刺史等职，为官贪鄙，多纳货贿，家产丰饶。一次，刘骏与他樗蒲。开局后，刘骏先掷，得雉，心中很高兴，自认为必赢无

疑。谁知颜师伯随后一掷，竟掷出一个卢来，刘骏一看，脸色马上大变。颜师伯见状连忙收回子，说：“差点掷出卢来。”然后重新掷子，刘骏的脸色才慢慢缓过来。这一日，主臣二人直玩得兴尽方罢，颜师伯一次就输了一百万。

大明八年（464），刘骏即帝位已经十年了。他尽情享受居于万人之上的快乐，但同时也恐惧地感受到疾病缠身、死亡日益逼近的痛苦。他的身体本来就弱，在位几年来，生活放荡，奢淫无度，使得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他又特别酷爱杯中之物，终日酣饮，常常喝得酩酊大醉，伏案昏睡，很少有清醒的时候。大臣们对刘骏的以上情况却不甚知晓，因他为人特别机警，每有大臣进宫求见，他都能马上肃然整容，抖擞精神，不露酒态，因此，内外众臣皆不敢懈怠，仍小心翼翼供职侍奉。

五月，刘骏自觉病势沉重，知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最让他放心不下的，是太子刘子业年仅十六岁，恐怕难以驾驭群臣。经再三思考，他立下遗嘱，由太宰、江夏王刘义恭与尚书令柳元景辅佐朝政，委以大小政事；军事上委托沈庆之，准其参决国家大事；尚书省委托仆射颜师伯；外监所统委托领军将军王玄谟。

当月，刘骏病死于玉烛殿，终年三十五岁。葬于景宁陵。庙号世祖，谥曰孝武皇帝。

宋孝武帝诗文选

丁督护歌六首

督护北征去，前锋无不平。朱门垂高盖，永世扬功名。

洛阳数千里，孟津流无极。辛苦戎马间，别易会难得。

督护北征去，相送落星墟。帆樯如芒怪，督护今何渠。

闻欢去北征，相送直渚浦。只有泪可出，

无复情可吐。

督护初征时，依亦恶闻许。愿作石尤风，四面断行旅。

黄河流无极，洛阳数千里，坎坷戎旅间，何由见欢子。

自君子出矣

自君之出矣，金翠暗无精。思君如日月，回还昼夜生。

游覆舟山诗

束发好怡衍，弱冠颇流薄。素想终勿倾，聿来果丘壑。层峰亘天维，旷渚绵地络。逢臯列神苑，遭坛树仙阁。松盪含青晖，荷源煜彤烁。川界泳游鳞，严庭响鸣鹤。

登作乐山诗

修路軫孤轡，竦石顿飞辘。遂登千寻首，表里望丘原。屯烟扰风穴，积水溺云根。汉潦吐新波，楚山带旧苑。壤草凌故国，拱木秀颓垣。目极情无留，客思空已繁。

登魯山诗

解帆憩通渚，息徒凭椒丘。粤值风景和，升高从远眸。纪郢穷西路，湘梦极南流。杳哉汉阴水，浩焉江界修。

济曲阿后湖诗

宵登毗陵路，旦过云阳郭。平湖旷津济，菰渚迭明芜。和风翼归采，夕氛晦山嶠。惊澜翻鱼藻，蘋霞照桑榆。

与庐陵王诏别诗

连岁矜离心，今兹幸良集。信宿穷晨暮，开颜披所戟。未尽欢娱怀，已伤歧路及。舳舻引江介，飞旌背尔邑。悄扰徒旅戒，团栾流景入。迟迟分手念，泫泫登路泣。

幸中兴堂饯江夏王诗

送行怅川逝，离酌偶岁阴。阴云掩欢绪，江山起别心。

拜衡阳文王义季墓诗

昧旦凭行轼，濡露及山庭。投步矜履蹈，举止增凄清。輶路灭归轸，沦阙负重扃。深松朝已雾，幽隧晏未明。长杨敷晚素，宿草披初青。哀往起沈泉，追爱恻中情。竹帛凭年远，世范随伏倾。

七夕诗二首

白日倾晚照，弦月升初光。炫炫叶露满，肃肃庭风扬。瞻言媚天汉，幽期济河梁。服箱从奔轸，纨绮阙成章。解带遽回轸，谁云秋夜长。爱聚双情款，念离两心伤。

秋风发离愿，明月照双心。偕歌有遗调，别叹无残音。开庭镜天路，馀光不可临。沿风披弱缕，迎辉贯玄针，斯艺成无取，时物聊可寻。

夜听妓诗

寒夜起声管，促席引灵寄。深心属悲弦，远情逐流吹。劳襟凭苦辰，谁谓怀忘易。

咏史诗

聂政凭骁气，荆轲擅美风。孤刃骇韩庭，独步震秦宫。怀音岂若始，捐躯在命终。雄姿列往志，流声固无穷。

初秋诗

夏尽炎气微，火息凉风生。绿草未倾色，白露已盈庭。远视秋云发，近听寒蝉鸣。运移矜物化，川上感馀情。

秋夜诗

局景薄西隅，升月照东垂。肃录风盈幕，泫泫露倾枝。侧闻飞壶急，坐见河宿移。睹辰念节变，感物矜乖离。

四时诗

菹茹供春膳，粟浆充夏飧。匏酱调秋菜，白醪解冬寒。

斋中望月诗

褰幕荡暄气，入夜渐流清。微微风始发，暧暧月初明。思因往物深，悲以归云盈。

北伐诗

表里跨原隰，左右御川梁。月羽皎素魄，皇旗施赤光。

之江州诗

山曲蒙幽雨，江路结流寒。

歌

山怀风兮谷吐泉，清潭邃兮远气宣。符深情兮应遥心，促千里兮测云天。

离合诗

霏云起兮泛滥，雨霭昏而不消。意气稍以无乐，音尘寂而莫交。守边境以临敌，寸心厉于戎昭。阁盈图记，门满宾僚。仲秋始戒，中园初凋。池育秋莲，水灭寒漂。旨归途以易感，日月逝而难要。分中心而谁寄，人怀念而必谣。

华林都亭曲水联句效柏梁体诗

九宫盛事予旒纚，三辅务根诚难亮。策拙粉乡惭恩望，折冲莫效兴民谤。侍禁卫储恩逾量，臣谬叨宠九流旷。喉唇废职方思让，明笔直绳天威谅。

华林消暑殿赋

其西积仞连岭，石穴通波。

若夫瑶榭未清，琼室流炎，熏风夕烈，炽景晨严，高峦废驾，游衢辍骖，思延寒于夏堂，岂徒闻于遗籍。伊凉燠之可变，粤在今之犹昔。密眄林梁。侧眺池籞，起北阜而置悬河，沿西原而殿清暑。编茅树基，采椽成宇，转流环堂，浮清浹室。避西楫而鉴斜月，高东轩而望初日。粤乃炎精待戒，青衿将毕，濯楔在辰，光风明密。婉祥鳞于石沼，仪瑞羽于林术，浮觞无届，展乐有时，惟欢洽矣。含歌受辞。歌曰：山怀风兮谷吐泉，清潭邃兮远气宣。符深情兮应遥心，促千里兮测云天。

伤宣贵妃拟汉武帝李夫人赋

朕以亡事弃日，闲览前王词苑。见《李夫人赋》，凄其有怀，亦以嗟咏久之，因感而会焉。

巡灵周之残册，略鸿汉之遗篆。吊新宫之奄映，嗟璧台之芜践。赋流波以遥思，诏河济以崇典，虽媛德之有载，竟滞悲其何遗。访物运之荣落，讯云霞之舒卷，念桂枝之秋陨，惜瑶华之春翦。桂枝折兮沿岁倾，瑶华碎兮思联情。彤殿闭兮素尘积，翠圜芜兮紫苔生。宝罗闼兮春幌垂，珍簟空兮夏帟扃。秋台侧兮碧烟凝，冬宫冽兮朱火清。流律有终，深心无歇。徙倚云日，裴回风月。思玉步于凤墀，想金声于鸾阙。竭方池而飞伤，损圉渊而流咽。端蚤朝之晨罢，泛辇路之晚清。辘南陆，蹕闾阖。轹北津，警承明。面缟馆之酸素，造松帐之葱青。俯众胤而恻兴，抚藐女而悲生。虽哀终其已切，将何慰于尔灵。存飞荣于景路，没申藻于服车。垂葆旒于昭术，竦鸾剑于清都。朝有恤于征准，礼无替于粹图。闭瑶光之密陛，宫虚梁之余阴。俟玉羊之晨照，正金鸡之夕临。升云磬以引思，锵鸿钟以节音。文七星于霜野，旗二耀于寒林。中云枝之夭秀，寓坎泉之曾岑。屈封羸之自古，申反周乎在今。遣双灵兮达孝思，附孤魂兮展慈心。伊鞠报之必至，谅显晦之同深。子弃西楚之齐化，略东门之遥谿。沦涟两拍之伤，奄抑七萃之箴。

停白板郡县制

方镇所假白板郡县年限，依台除食禄三分之一，不给送。

即位遣大使巡方诏

天步艰难，国道用否。虽基构永固，而

气数时愆。朕以眇身，奄承皇业，奉寻历命，鉴寐震怀。万邦风政，人治之本。感念陵替，若疚在心。可分遣大使巡省方俗。

节省诏

兴王立训。务弘治节。辅臣佐时，勤献政要。仰惟圣规，每存兹道。猥以眇躬，属承景业。阐扬遗泽，无废厥心。夫量入为出，邦有恒典，而经给之宜，多违常度。兵役糜耗，府藏散减，外内众供，未加损约，非所以聿遵先旨，敬奉遗图。自今诸可薄己厚民，去烦从简者，悉宜施行，以称朕意。

求言诏

世道未夷，惟忧在国。夫使群善毕举，固非一才所议。况以寡德，属衰薄之期，夙宵寅想，永怀待旦。王公卿士，凡有嘉谋善政，可以维风训俗，咸达乃诚，无或依隐。

伤治诏

百姓劳弊，徭赋尚繁。言念未乂，宜崇约损。凡用非军国，宜悉停功，可省细作，并尚方雕文靡巧，金银涂饰，事不关实，严为之禁。供御服膳，减除游侈，水陆捕采，各顺时日。官私交市，务令优衷。其江海田池，公家规固者，详所开弛，贵戚竞利，悉皆禁绝。

下王素等诏

济世成务，咸达隐微轨。俗兴让，必表清节。朕昧旦求善，思惇薄风。琅邪王素，会稽朱百年，并廉约贞远，与物无竞。自足皋亩，志在不移，宜加褒引，以光难进。并可太子舍人。

便从所执。

下沈庆之等诏

朕以不天，有生罔二。泣血千里，志复深逆。鞠旅伐罪，义气云踊，群帅仗节，指难如归，故曾未积旬，宗社载穆，遂以眇身，猥纂大统。永念茂庸，思崇徽锡。新除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南兖豫徐兖四州诸军事镇军将军南兖州刺史沈庆之，新除散骑常侍领军将军柳元景，除散骑常侍右卫将军宗慆，督兖州诸军事辅国将军兖州刺史徐遗宝，宁朔将军始兴太守沈法系，骠骑议参军顾彬之，或尽诚谋初，宣综戎略；或受命元帅，一战宁乱，或禀奇军统，协规效捷。偏师奉律，势振东南，皆忠国忘身，义高前烈，功载民听，诚简朕心。定赏策勋，兹焉攸在。宜列土开邑，永蕃皇家。庆之可封南昌县公，元景曲江县公，并食邑三千户。慆洮阳县侯，食邑二千户。遗宝益阳县侯，食邑一千五百户。法系平固县侯，彬之阳新县侯。并食邑千户。

恤徐湛之等诏

徐湛之江湛王僧绰，门户荼酷，遗孤流寓，言念既往，感痛兼深。可令归居本宅，厚加恤赐。

恤卜天与诏

日者逆竖犯辟，衅变卒起。广威将军关中侯卜天与，提戈赴难，挺身奋节，斩殄凶党，而旋受虐刃，勇冠当时。义侔古烈，兴言追悼，伤痛于心。宜加甄赠，以旌忠节。可赠龙骧将军益州刺史，谥曰壮侯。

答有司奏不应致拜太傅诏

暗薄纂统，实凭师范。思尽虔恭，以承道训。所奏稽诸往代，谓无拜礼。据文既明，

赠张敷侍中诏

司徒故左长史张敷，贞心简立，幼树风规，居哀毁灭，孝道淳至。宜在追甄，予以报美。可追赠侍中。

赠王微秘书监诏

微栖志贞深，文行淳洽，生自华宗，身安隐素足以贲兹丘园，惇是薄俗。不幸蚤世，朕甚悼之。可追赠秘书监。

与刘延孙等诏

朕藉群能之力，雪莫大之耻，以眇眇之身，托于王公之上，思所以策勋树良，永宁世烈。新侍中领前军将军延孙，率怀忠敏，器局沉正，协赞义初，诚力俱尽。左卫将军竣，立志开亮；理思清要，茂策忠谟，经纶惟始。俾积基更造，咸有勤焉，宜显授龟社，大启邦家。延孙可封东昌县侯，竣建城县侯，食邑各二千户。

重农举才诏

首食尚农，经邦本务。贡士察行，宁朝当道。内难甫康，政训未洽。衣食有仍耗之宁，选造无观国之美。昔卫文勤民，高宗恭默，卒能收贤岩穴，大殷季年。朕每侧席疾怀，无忘鉴寐。凡诸守莅亲民之官，可详申旧条，劝尽地利。力田善蓄者，在所具以名闻。褒甄之科，精为其格，四方秀孝，非才勿举。献答允值，即就铨擢，若止无可采，犹赐除署。若有不堪酬奉，虚窃荣荐，遣还田里，加以禁錮。尚书百官之元本，庶绩之枢机，丞郎列曹，局司有在。而顷事无巨细，悉归令仆，非所以众材成构。群能济业者也，可

更明体制，咸责厥成，纠核勤惰，严施赏罚。

答义宣诏

皇帝敬问，朕以不天，招罹屯难，家国阽危，翦焉将及，所以身先八百，雪清冤耻。远凭高竿，共济艰难。遂登寡腴，嗣奉洪祀，尊威酬勋，实表心事。批政阙职，所愿匡拯，而嘉言蔑闻，末德先著。勤王之绩未终，毁冕之图已及。臧质险躁无行，见弃人伦，以此不识，志在问鼎。凶意将逞，先借附从，扇诱欺炽，成此乱阶。如使群逆并济，众邪竞逐，将恐瞻乌之命，未识所止。构怨连祸，孰知其极？公明有不照，背本崇奸，迷昵谗丑，还谋社稷，虽履霜有日，喧议纠纷，朕以至道无私，杜遏疑议，信理推诚，暴于遐迹。不虞物变难酬，丑言遂验，是用悼心失图，忽忘寝食。今便亲御六师，广命群牧，告灵誓众。直造柴桑，泉輶元恶，以谢天下，然后警蹕清江，鸣銮郢路，投戈袞袞，面禀规勩。有宋不造，家祸仍缠。昔岁事宁，方承远训。冀以虚薄，永弭厥艰，岂谓曾未基稔，复睹斯衅！二祖之业，将坠于渊，仰瞻鸿基，但深感恸。

建仲尼庙诏

仲尼体天降德，维周兴汉，经纬三极，冠冕百王，爰自前代，咸加褒述。典司失人，用阙宗祀。先朝远存遗范，有诏缮立。世故妨道，事未克就，国难频深，忠勇奋厉，实凭圣义。大教所敦，永惟兼怀，无忘待旦。可开建庙制，同诸侯之礼，详择爽垲，厚给祭秩。

开苑禁诏

诸苑禁制绵远，有妨肆业。可详所开驰，假与贫民。

宥罪诏

国道再屯，艰虞毕集。朕虽寡德，终膺鸿庆。惟新之主，实深百王。而惠宥之令，未殊常渥。永言勤虑，寤寐载怀。在朕受命之前，凡以罪徒放，悉听还本。犯衅之门，尚有存者，子弟可随才署吏。

重散骑诏

散骑职为近侍，事居规纳，置任之本，实为亲要。而顷选常侍，陵迟未允，宜简授时良，永置清辙。

通下情诏

旒纛之道，有孚于结绳；日昃之勤，已切于姬后。况世弊教浅，岁月浇季，朕虽戮力宇内，未明求衣。而识狭前王，务广昔代，永言菲德，其愧良深。朝咨野怨，自达者寡。惠民利公，所埋没实众。自今百辟庶尹，下民贱隶，有怀诚抱志，拥郁衡闾，失理负谤，未闻朝听者，皆听躬自申奏，小大以闻，朕因听政之日，亲对览焉。

答江夏王义恭请封禅诏

太宰表如此。昔之盛王，永保鸿名，常为称首，由斯道矣。朕遭家多难，入纂纯孝，德薄勋浅，鉴寐崩愧。顷麟凤表祯，茅禾兼瑞，虽符祥显见，恶乎犹深。庶仰述矢志，拓清中宇，礼祗谒神，朕将试哉。

下庞秀之等诏

昔岁国难方结，疑儒者众，故散骑常侍太子右率庞秀之，履险能贞，首畅义节，用使狡状先闻，军备夙固，丑逆时殄，颇有力

焉。追念厥诚，无忘于怀。侍中祭酒颜师伯，侍中领射声校尉袁恂孙，豫章太守王谦之，太子前中庶子领右卫率张淹，爰始入讨，预参义谋。契阔大难，宜蒙殊报。秀之可封乐安县伯，食邑六百户。师伯平县子，恂孙兴平县子，谦之石阳县子，淹广晋县子，食邑各五百户。

答蔡兴宗辞昏诏

卿诸人欲各行己意，则国家何由得婚？且姊言岂是不可违之处邪？

给东土诏

去岁东土多经水灾，春务已及，宜加优课，粮种所须，以时贷给。

优赐奉迎文武等诏

先帝灵命初兴，龙飞西楚。岁纪浸远，感往缠心，奉迎文武，情深常隶，思弘殊泽，以申永怀。吏身可赐爵一级，军户免为平民。

恤贫民诏

政道未著，俗弊尚深。奢侈兼并，贫弱困窘。存阙衣裳，没无敛榷，朕甚伤之。其明敕守宰，勤加存恤。赉赠之科，速为条品。

殷祭章太后庙诏

章皇太后追尊极号，礼同七庙。岂容独阙殷荐，隔兹盛祀？闕宫遥祫，既行有周；魏晋从飨，式范无替。宜述附前典，以宣情敬。

与颜竣诏

何偃遂成异世，美志长往。与之周旋，重

以姻媾。临哭伤怨，良不能已，往矣如何！宜赠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本官如故。

又与颜竣诏

宏凤情业尚，素心令绩，虽年未及壮，愿言兼申，谓天道可倚，辅仁无妄。虽寝患淹时，虑不至祸，岂图祐善虚设，一旦永谢，惊惋摧恻，五内交殒！平生未远，举目如昨，而赏对游娱，缅同千载，哀酷缠绵，实增痛切。卿情均休戚，重以周旋，乖忤少时，奄成今古。闻问伤惋。当何可言！

赦逃亡诏

往因师旅，多有逋亡。或连山染逆，惧致军宪；或辞役惮劳，苟免刑罚。虽约法从简，务思弘宥，恩令骤下，而逃伏犹多。岂习愚为性，忤恶难反？将在所长吏宣导乖方？可普加宽申，咸与更始。

沙汰沙门诏

门下：佛法讹替，沙门混杂，未足扶济鸿教，而专成逋蕪。加顷奸心频发，凶状屡闻，败道乱俗，人神交仇。可付所在，与寺耆长，精加沙汰。后有违犯，严其诛坐。主者详为条格速施行。

下诏罪王僧达

王僧达馀庆所钟，早登荣观，轻险无行，暴于世谈。值国道中艰，尽室愿效，甄其薄诚，贯其鸿愿，爵遍外内，身穷荣宠，曾无在泮食椹怀音，乃协规西楚，志扰东区，公行剽掠，显夺凶党，倚结群恶，诬乱视听。朕每容隐，思加荡雪，曾无犬马感恩之志，而炎火成燎原之势，涓流兆江河之形。遂唇齿高闾，契规苏宝，搜详妖图，视察象纬。逮

贼长临臬，餘党就鞠，咸布辞狱牒，宣言虚市，犹欲隐忍，法为情屈。小丑纷纭，人扇方甚，矫构风尘，志希非覬，固已达诸公卿。彰于朝野，朕焉得轻宗社之重，行匹夫之仁？殛山诛邪，圣典所同；戮讽剪律，汉法攸尚。便可收付廷尉，肃正刑书。故太保华容文昭公弘，契阔历朝，绸缪眷遇，岂容忘兹勋德，忽其世祀？门爵国姻，一不贬绝。

论选举诏

八柄驭下，以爵为先。九德咸事，政典居首。铨衡治枢，兴替攸寄。顷世以来，转失厥序。徒秉国钧，终貽权谤。今南北多士，勋勤弥积，物情善否，实系斯任。官人之咏，维圣克允，则哲之美，粤帝所难。加浇季在俗，让议成风，以一人之识。当群品之消。望沈浮自得，庸可致乎？吏部尚书可依郎分置，并详省闲曹。

又别诏江夏王义恭

分选诏旦出，在朝论者，亦有同异。诚知循常甚易，改旧生疑。但吏部尚书由来与录共选，良以一人之识，不办洽通，兼与夺威权，不宜专一故也。前述宣先旨，敬从来奏，省录作则，永貽后昆。自此选举之要，唯由元凯一人。若通塞乖衷，而诉达者眚，且违令与物，理至隔阂。前王盛主，犹或难之，况在寡暗，尤见其短。又选官裁病，即嗟消满道，人之四体，会盈有虚，旬日之间，便至怨冒，况实有假托，不由寝顿者邪？一诣不前，贫苦交困，则两边致患，互不相体。校之以实，并有可哀。若职置二人，则无此弊。兼选曹枢要，历代斯重，人经此职，便成贵途。己心外议，咸不自限，故范晔、鲁爽，举兵灭门。以此言之，实由劳厚势枢，殷繁所至。设可拟议此授，唯有数人。本积岁月，稍加引进，而理无前期，多生虑表，或婴艰抱

疾，事至回移，官人之任，决不可阙。一来一去，向人已周，非有黜责，已贵难贱。既成妨长，置之无所，盛衰递袭，便是一段世臣相处之方。臣主生疑，所以弥觉此职，宜在降阶，监令端右，足处时望，无人则阙，异于九流。今但直铨选部，有减前资，物情好猜，横立别解，本旨向意，终不外宣，唯有从郎分置，视听自改。选既轻先，民情已变。有堪其任，大展迁回，兼常之宜，以时稍进。本职非复重官可得，不须带帖数过，居之尽无诒怪。自中分荆扬，于时便有意于此。正议改革不少，容生骇惑。尔来多年，欲至岁下处分，会何偃致故，应有亲人，故近因此施行，本意诏文不得委悉，故复纸墨具陈。

答颜竣诏

宪司所奏，非宿昔所以相期。卿受荣遇，故当极此。讪讦怨愤，已孤本望，乃复过烦思虑，惧不自全，岂为下事上，诚节之至邪？

省贡赋诏

夫山处岩居，不以鱼鳖为礼。顷岁多虞。军调繁切，违方设赋，本济一时。而主者玩习，遂为常典，杵杆瑶琨，任土作贡，积习群轻，终致深弊。永言弘革，无替朕心。凡寰卫贡职，山渊采捕，皆当详辨产殖，考顺岁时，勿使牵课虚悬，睽忤气序，庶简约之风，有孚于品性；惠敏之训，无漏于幽仄。

罪颜竣诏

竣孤负恩养，乃可至此。

诏卜天生

天生始受戎任，甫造寇垒，而投轮越堑，率果先腾。骁壮之气，嘉叹无已。可且赐布